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0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与画眉「对歌」

春光明媚之季,暖风拂面,大地已经复苏。我和夫人都喜欢住进宝华山里的体验,静谧舒心。早上开车上班,山间道路上,随时可见落在路上的各式各样的鸟儿,有斑鸠、喜鹊,也有乌鸦、八哥,更有翠鸟、黄鹂,当然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小鸟。有的在路边,有的却落在路当中。我放慢车速,生怕撞到它们,它们却一点儿也不害怕,直到车到了跟前的时候,它才不情愿地飞离开一小段,扭头看看我,大概有些责备地想:朝阳明媚,是我们欢乐的时节,你打扰我了。

下班后,我去了新近和夫人开垦的一片山间土地里劳作。日落西山时,肩扛着一把锄头返回楼旁,正准备拾级而上,忽然听到一阵子鸟儿的鸣叫;时而高亢,时而低转,时而急促,嘹亮萦绕、清脆悦耳。我急忙停下脚步抬起头来,只见我三米开外的一丛红叶石楠中,一对画眉追逐嬉戏,跳跃于枝条之间。

我仔细看着这对画眉,头形宽长,头毛薄薄地紧贴头顶不松不翘,眼球凸出,眼睛大而亮,眉毛对称长且直,有些向上翘,嘴黄白平直,毛色干净,褐色中显一些红色,很有精神。鸣叫时雄浑有力,尾微向下勾,叫声洪亮。

我被它们欢快的情绪所感染,一时兴起想着“对一下歌”。其实我的歌喉是差强人意的,想想也唱不出那么靓丽的高音,于是就吹起口哨。先是吹得高声激昂一些,然后再变着花样地婉转一些,努力模仿得像点。两只画眉欣然接受了我的挑战:我吹一下,它们叫一段,我吹得长一点,它们的叫声就悠然绵长。我们之间好像形成了一种默契,就这样你来我往有意识地“竞赛”起来,看谁“唱”得更好、更动听悦耳。

可是,我的口哨声哪有它们的鸣叫声那么悦耳动听呢?不一会儿,对方就停了下来。能看到它的头,卡通式地晃动起来,似乎有满脸的疑虑,圆圆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,对我这个不伦不类的“歌声”满是疑惑和不解。我也知道,我是吹不成完整的好听的曲调的。然而此时的我特别亢奋,脑袋里突然出现了春晚舞台上口技演员表演的用口哨声说话的情景,于是我的口哨声就变成了:“你好呀,画眉!”“你的眼睛真漂亮呀!”“你的歌声真动听啊!我喜欢你呀,今天很高兴见到你呀!”但是,无论如何撩逗对方,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我只好暂停下来,并向

前缓慢地走了几步,离灌木丛还有两米不到的距离,能从枝条的缝隙中看见画眉,它正在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,眼睛瞪得溜圆。此时的它有些警觉,但我想应该更多的是满肚子疑惑:这个庞然大物也能发出尖利高亢的声音,要表达什么意思?

我又吹了几声口哨,它们还是没有有什么反应。或许我没型的“歌声”让它们很是有些失望,或许我鼓噪的口哨声使它们有些烦躁,或许是我已经给它们带来了不安全感,虽然它们也知道它们有矫健的双翅、灵活的身躯,还有低矮的灌木做掩护,我是不可能伤害到它们的。

我停了下来,期待它们的回应。过了一小会儿,其中一个胆大一点的,“啾啾”地叫了两下,于是另外一个展开歌喉,一串串变化多端悦耳动听的鸟鸣声,像优美乐章一样飞扬起来。这次我只是静静地听着,不敢发出一丁点儿的响动,很怕破坏了这样美妙的氛围。此时,一幅自然界的美好画面固定了下来。这是人和鸟儿的美好邂逅,这是人和自然界的美妙融合,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次“对歌”,更应该是一次美好的交流交融。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,我是现场唯一的观众,这样的感觉是美妙的,这样的体验更是令人难忘的。我有些沉醉其中。

夜幕悄悄地降临,两只画眉尽情地歌唱了一会儿之后,停了下来,应该是想休息会儿,可能也是想回它们温馨的窝里去吧。我连忙吹了一下口哨:“谢谢你们,再见!”它俩像听懂似的,发出了一声欢快的鸟叫声,然后双双展翅飞离。这时,夫人从阳台上伸出头来:“早就看见你了,怎么还没到家啊?”我很是不舍,一直看不到它们的身影,才返回家里。

夫人见到我劳动归来,满脸的欣喜。我告诉她刚才的开心奇遇,她也欢喜不已:“我刚才在家里,听到外面欢快的鸟叫声,还伸头看了一下,什么也看不见,但也被清晰美妙的鸟的鸣叫声所感染。哦,原来是你们在‘对歌’呀。我没有参与其中,有一些遗憾,但住在这样美好的大自然环境里,我相信我会随时遇到这样的美景,我不会吹口哨,那我就轻声地唱出来。希望这些可爱的鸟儿,也能和我一起对歌。”

我会心地笑了:“肯定会。”

过这些传言。她的父亲是镇里原来小采石场的厂长,老街拆迁后有了积蓄又回来做生意,偶然间听到她给游客讲栖霞寺的下院衡阳寺,使我产生了好奇。刻意抽了几天时间在她的店里点了茶,在她做生意的间隙,不断地询问她关于衡阳寺的点点滴滴。直到挖掘全部的史料后,写出一篇四千字的关于衡阳寺的前世今生的长文,请她先睹为快时,她才恍然大悟,打趣地说稿费要分她一半。

我还喜欢古镇里的书店,习惯性地溜达进去在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,靠着书架忘我地读到腿脚发麻。书店的边上是一家贵州小吃店,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,她来自贵州的一个小山村。尽管她说的是带浓重贵州口音的普通话,我听不懂,但她长了一副会唱歌的喉咙,弹得一手好吉他。我常去她的店里吃饭,游客少的时候就撺掇她唱歌给我们听。她的歌声里有故事,有希望,有期许。

傍晚的时候,华灯初上,最好的去处便是九乡河畔了。熟悉地方史志的我知道,这条源自江宁,流经栖霞,汇入长江的河流,古称“江乘浦”。上千年来,因沿途流经九个古镇,故又得名九乡河。在河边漫步会遇到很多熟人,包括我的钓友,我的亲戚。大多数时候喜欢静思,所以钓鱼成为了精神放松的一种方式,无心插柳,无意间成了钓友口中的“高手”。亲戚们尽管常常遇见,但寒暄中比街坊和钓友更密切一些,也许这就是古镇里亲情存在的一种方式吧。

编纂地方志的缘故,我常去各地考察,那些映入眼帘和流诸键盘上的风土人情、美景非遗,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可每日心念念念的,还是这座栖霞古镇。此心安处是吾乡,高耸的江乘古邑牌楼,白墙黛瓦马头墙建筑,青条石铺就的街巷,熟悉的陌生的街坊与店主,还有我在半山腰的家,共同构筑成我心中最熟悉、最温柔、最心安的地标。

## 阳台上的仙客来

春风荡漾,家里小小的阳台上春意盎然起来。秀逸明媚的迎春花,如瀑吐绿的吊兰,暗香袭人的君子兰,纷纷苏醒了过来,展示着生命的婀娜多姿。置身其间,有枝吐翠,有花溢香,格外怡人。在这众多的春色中,一盆小小的仙客来却独自绽放着自己的精彩。

仙客来是春节前从花鸟市场买来的,刚买回来的时候,也就是一盆墨绿色的叶子,看起来与一盆矮冬青并无二异。当时心里还在嘀咕,这哪有报春花的样子呀,莫不是上了卖花人的当吧。年前忙着打扫,把它搁置在阳台多日也没有去打理它。没承想,年后一场速冻模式让气温降到了零下,再见阳台上的仙客来时,它已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,墨绿色的叶子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光泽,看起来有些无精打采。

岳母连忙把它移进了卧室,对着网上的养花指南给它浇水施肥。熬过了一个寒冬的仙客来,虽然有了阳光的沐浴,但长出的几根细茎歪歪斜斜的,弱柳扶风的样子。岳母舍不得放弃它,便把它移到了阳台的最高处。见了阳光,这小生命也便遇到了重生的机会。很快,墨绿色的叶子已经恢复了原本的光泽,渐渐厚实起来,但依然看不出要开花的样子。

每天上班到阳台上换鞋的时候,我总会瞥上它一眼,还是那样一盆绿冬青。你无视它的存在,它也好像并不在意你的目光,只是仰着劲地把根往泥里扎,恣意积蓄着生长的力量。

惊蛰一来,天气也跟着换了一个频道,流动的空气里处处弥漫着花草的清香。窗外的几树高大的玉兰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,舒展开来;低矮的垂丝海棠也羞红了脸,白的,红的,粉的,花的,或躲在枝叶下探个头来,或突兀地立在枝头,娇滴滴的样子,远远看去,就像开张了的五彩店铺,花儿密如繁星。

窗外的花儿次第绽放,阳台上的仙客来好像才如梦初醒,可它也并不急着展示自己的艳丽与精彩。那心状圆形的叶子由墨绿渐变成了新绿,边缘的细圆齿也显得透亮了,结实了许多的花杆上冒出了细芽。春风一抚,那枝干也好像有了底气,逐渐笔挺起来。枝头的嫩芽渐渐地变成了细小的花苞,叶苞逐渐露出了点桃红色,像泛起了红晕的小寿桃,花苞的面目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春天是万物苏醒的集结号。丝丝雨雾透过纱窗钻进了阳台,在春雨的滋润下,花苞终于变大,红色也逐渐显露出来。春风越来越稠密,仙客来好像也不再磨磨蹭蹭,不知是在哪个春风沉醉的晚上,它羞答答地就绽放开了,一个不经意的阳光明媚的早晨,阳台上的仙客来绽开它粉红色的俏脸望着我笑了。一瞬间,我惊喜于它的艳丽,惊喜于它红与绿相映衬的生机。

一朵、两朵、三朵,小小的花盆里挤挤挨挨,那墨绿色的叶子完全被花儿遮盖住了。仙客来却越开越旺,那花儿如蝴蝶般盛开,迎着阳光翩翩起舞。有了仙客来的加入,小小的阳台上盛满了整个春天。

周末的午后,我总喜欢长时间呆在阳台上,或闲坐藤椅,微微闭着眼,吸吮着这沉醉的花香,那种芬芳在胸中荡漾开来,让人心旷神怡;或倚靠护栏,握上一杯春茶,感受春日阳光温暖的温度、干净的气息。鼻间掠过春的气息,心底油然漫过的清新与美好,都化作这醉人的春色了。

万物生长有其自然规律,放慢脚步才能更好地领悟生命的美妙。

去年12月18日中午,在淮安高铁东出口处,隔着二十多米远,我们彼此认出了对方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慧祺先生。

先生高我半头,出检票口后我们握着手,然后手拉着手,直到地下车库电梯口松开,他的手比我暖和。

我接过先生拎着的布包,包不大,和包的体积对比,有点重,先生说:“是书,我的《青色马文存》。”

见面前的一个月,我网购了先生的新著《安静做最慢的事就好》并在几天里读完,这是近几年来我认真读完且读得最快的书,然后我以《用最常见的文字写最美好的事情》为题写了读后感。

一个从不曾见过作者本人也从不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我,给一辈子做编辑做作家的先生写书评,而且颇为自得,大概也只有我这样“一辈子卖嘴”的人才会这般“厚颜无耻”了。

前二十年教书,后二十年卖保险,都是“嘴上营生”,脸皮厚。但“卖嘴不卖心”,我是真的喜欢慧祺先生的文字。

慧祺先生来淮安,是应邀为淮安大学城几所高校的师生开讲座。那天下午,他从自己几十年来的诗人、作家、编辑的角度与师生们分享了文学创作的感受。他演讲的主题是“人民的自我写作,铿锵的生命力量”。那天,他的左手腕上还缚着钢板支具,不久前受过伤。

他现在常居于天泉湖畔,那儿的湖水如名字一样美,不远的地方有山,山上有寺名铁山寺;还有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个观测点,几十年前建的时候,天文学家们在江苏全境找寻了很久,找到这儿,他们欣喜若狂。

先生这些年来的文章,半是关于亲人故友回忆,半是乡人新识的记录。理发的,卖菜的,修车的,保洁的,看门的,剪枝养花的,都是他笔下的主角。

一个愿意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平民百姓立传的人,自己的经历就会是一部厚重且坚实的传记。

天泉湖在盱眙,向南不远是南京,距离比到淮安市区还短;向东不远便是扬州。先生的家乡在扬州,先生在南京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。

## 古镇漫记

春日的阳光,透过山林的缝隙,调皮地穿过落地的玻璃窗和白色的窗幔,斑驳的叶影就手舞足蹈地印在了床和白色的墙上,仿佛一幅灵动的水墨画。开窗就是盎然的春意和带着花香的清新的空气,和这个春天大多数日子一样,这是熬夜写作睡到自然醒后,我的一个安逸的早晨。

靠码字为生,似乎是一个闲散的人。吃过老妈盖在锅内的早餐后,通常会去栖霞古镇里溜达。我的家离古镇并不远,穿过京沪铁路的涵洞,除了正在修建的六号线地铁栖霞山站,周围似乎都变成了高楼,被这些楼群环绕的,就是栖霞古镇。说是古镇,其实并不古,是今人在栖霞老街的原址上兴建的。站在古镇前的大路上远远望去,透过江乘古邑的牌坊,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江南建筑便涌入了眼帘,再远处就是逶迤的栖霞山岭了。

春日的栖霞古镇到处是花香,通往古镇的大路两侧,樱花开得正盛。等踱到樱花树的树冠下,甜腻腻的花香中,还有山风带来的新叶的味道。一路漫步,穿过大理石砌筑的牌楼,就是青条石铺成的古镇街巷,两侧错落的店铺通过小桥流水相连,随着一排排白墙黛瓦的仿古建筑一起,排列在蜿蜒百米的青石大街两侧。栖霞故事馆一角,硕大的喷泉奋力冲出,欢快地迎接南来北往的游客。而喷泉后面的连廊和凉亭下打牌或下棋的,大多是附近小区中的居民,他们中有很多是我家的老街坊,谈论着古镇里的东家长、西家短。

我就是他们口中那些家长里短的话题之一,每天不上班,在古镇上闲逛,说是作家、文史专家,三十多了穷得连老婆都讨不到……有时候我亲耳听到了,有时候是一些店铺里熟悉的店主转告我的。我听后只是笑笑,不想去解释,或许解释之后自己就很难获得未经加工的地方史料了。

我常去的一家茶馆的老板娘,一定是听

南京李华

南京魏鲲鹏

南京肖日东

苏州王永峰

## 写最美好的事情